

西藏行之第四篇

——記西藏的寺廟

宋沁穎 (2012 年畢業)

轉動的經輪悠悠地嘎吱，猶如喇嘛們低聲喃喃地頌著經。匆匆來往的人們，雙手合十或者五體投地地參拜，一家老小拎著八十年代流行的熱水壺一間又一間地進去添酥油。拉薩強烈的日光，讓人實在睜不開眼睛。因為乾燥而流出的鼻血，空氣裡多了一絲腥味。伴隨著辛辣的羊騷味，我走進了西藏的寺廟。

西藏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地方。每一個政教統一的地區，居民們看上去都會很虔誠，並且彬彬有禮。他們的生活節奏也相對較慢，也許正是只有慢下來的時間，才能給思考提供一些餘地。藏民也並不像泰國人一樣，見面禮都會雙手合十，微笑和善。他們很善良，對於宗教與生活，他們似乎有著更自我的理解。

西藏的教派是雜亂而繁多的。整個西藏的宗教思想主要受到本土的苯教及印度傳來的密宗佛教影響較深。本土的苯教有些地方邪術的意思，它信奉萬物有靈論，崇尚巫術。他們穿著黑色的教服，佛教徒卻輕蔑地稱他們為異教徒，用蒙古語中的男巫一詞的發音稱呼他們為「BON」。早年，本土的苯教與外土傳入的佛教有過一些激烈的衝突，後來苯教鬥敗了，被追殺的苯教徒們被驅趕到了一些不發達的地區藏匿起來，至今沒有滅絕。在一些西北地方的寺廟裡，仍然保存著他們裸舞祭祀的傳統。安妮寶貝書中所描寫那個濕淋淋的、隨處是吸血螞蝗的墨脫，因其地勢隱秘，仍有許多苯教徒的後代居住於此。邪森陰暗的巫術之風盛行，卻不阻礙其成為一個充滿了奇跡的世外桃源。在林芝看南迦巴瓦峰的時候，我就按著苯教的傳統，擺了一個瑪尼堆，許了願。石頭有靈氣，這個說法其實在中原也有，比如說像孫猴子這樣精靈一般的角色，也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中原的石頭為不受束縛的自由化身，而苯教的石頭卻是承載著祝福陰德的神物。

山南有座舊時從印度請來傳法的蓮花生大師修建的桑耶寺，這是西藏史上第一座給僧人剃度出家修行的寺廟。以古老的紅教寧瑪派和政治手腕強勁的薩加派為主，是全西藏佛教的發源之本地。

順著雅魯藏布江而下，來到桑耶寺，正好遇上他們舉行新主持上任的典禮。喇嘛們站在屋頂上吹響角號，向四面八方的村落宣告這一喜訊。在悠長而綿綿不絕的低沉號音中，新主持神色肅穆，在眾人的簇擁下披上大紅的厚重披肩，緩緩邁開腳步，接過柱杖和寶劍，在住持面前宣誓和唱經。大殿裡坐著整齊的喇嘛，翻著樹葉狀的經書，低著頭齊聲吟誦著。全藏文的經書，一頁頁被飛速地翻換著。老住持坐在中間，莊重沉穩。他旁邊坐著領唱的大喇嘛，過道兩邊的喇嘛邊唱經、邊用著彎彎的鼓杖，按著歡快的節奏，敲著頭上不知是牛皮還是羊皮的大鼓。兩位穿著傳統藏服戴著皮帽皮靴的老人家，拿著熱水壺走到每位僧人的座位前面斟茶，送上食物。這兩位老爺爺，一動一靜，相應得彰，也甚是有趣。合影時，活潑的那位歡喜得咧開了嘴，口中露出個黑黑的一個小洞，我一看頓時也跟他一塊樂了。合照得模糊了，這位門牙掉了漏風的老爺爺便笑著說：「來！再來！照到清楚為止。」

桑耶寺主廟位於全寺中心，面朝有著青樸修行地，這個最神秘也所有僧人最嚮往的最高修行殿堂。其實不過就是一座寸草不生的荒山，就算是平時，氣溫也很低。圍繞主廟四周，是紅綠黑白四座佛塔，每個不同方位，都建了殿群，象徵四大洲與八大小洲。院裡還建有吐蕃王王妃豪華的金銀銅三殿。寺內有三層，按中、藏、印三種風格依次而建。一樓大殿後面，有條一人寬度的密道，陰暗而隱蔽。不留心者一般注意不到。打著手電筒摸著牆走了進去，才驚訝地發現，兩旁至頂居然全是滿滿的彩色壁畫。了解了一下，這壁畫已經殘存了三個多世紀了。細細看去，劃的都是西藏史和蓮花生大師的故事，美不勝收。但畫風不一，顯然有些是文革後補修的，補的顏色甚至都錯了，低處的很多被磨白破壞掉了，而高處的仍栩栩如生，工筆細膩。差不多走到盡頭時，一個比丘尼匆匆忙忙地闖了進來，看到我和另一個姑娘在裡面。她不會漢語，做著手勢示範讓我們都貼著牆走，意思多沾些福氣。

佛苯之間的糾葛，就像情仇愛恨的兄弟冤家路窄，在歷史上糾纏不斷。崇佛滅苯，崇苯滅佛不斷地巡演。這正促成了藏文化中最普遍對神的認同，命運全由上天主宰，人在浩浩宇宙之中，渺小得如一粒塵埃。

此次還有兩座寺廟很可惜沒去。一個是日喀什最大的格魯派寺廟，也是聽說是全藏最為金碧輝煌和氣派的寺廟。另一個是拉薩的螯蚌寺，建在山上的寺廟，據說很是清幽。在拉薩的地圖上，我還看到了清真寺，甚至在市區邊緣的地方，還有一座關帝

廟。這裡靠近青海地區，回藏民互流也是常事。至於關帝大叔，大概又是一個有華人（漢人）的地方就一定會有他的實證。

說回漢文化，又想說件很有意思的事。其實中原的禪宗大乘和尚，曾經千里迢迢攀上高原，來與密宗做過一場論戰。結果是講究頓悟而不通辯論之法的禪宗，輸給了邏輯嚴密以辯論專長著稱的密宗。大乘和尚們灰溜溜地回中原了，密宗喇嘛們把這場勝利當作一面旗幟記錄了下來，寫進了史書。印度佛教至晚期，漸漸形成了以論理為主流的趨勢。這一時期的佛教傳入西藏，佛經研究領域可謂熱鬧繁盛，收穫豐滿，單單因明論書就有六十六種藏文的翻譯版本。可是數來數去，卻僅僅只有三種被譯成了漢文。可見藏教喇嘛們是有多不待見中原的大乘和尚們呀。

















